

海魔号来了

追马要面对更紧张的杀戮危机

岛上还有一群野人部落

最后十箱宝石落入谁手

人性禁岛



海魔号

HAI MO HAO

破禁果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人性禁岛

海魔号
HAI MO HAO

破禁果◎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性禁岛. 第2卷, 海魔号 / 破禁果著. —昆明: 云南

人民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222-06223-8

I. 人… II. 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203165号

人性禁岛 贰

破禁果 著

策 划: 英特颂 / 陆焕峰

责任组稿: 周 琼

责任编辑: 吴 虹

周 创

责任印制: 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开本	680mm×980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308千
版次	200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222-06223-8
定价	28.00元

经销电话: 021-56550055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1. 在余悸中打开舱门	002
2. 沦为赌注	005
3. 抛下两个大抓力锚	008
4. 树上那些狐猴	010
5. 五百米外就有目标	013
第二章	017
1. 水狼：贪婪和厄运	018
2. 咸水鳄扑过来了	020
3. 芦雅的子弹击中了我	023
4. 回到女人中间	026
5. 围困在大河中央	029
第三章	033
1. 甲板上的幽灵猫	034
2. 追捕生命的链条	038
3. 血骨上的图腾	041
4. 生命的盲点	044
5. 疼人的花瓣倒钩	047
第四章	051
1. 租借生命的红线	052
2. 铁笼·诱饵·咸水鳄	055
3. 破鳞断骨的猛锤	058
4. 可开一场上流演唱会	061
5. 黄月枝头的猛禽	063
第五章	067
1. 甲板上深深的啄痕	068
2. 孤独的伐木人	071
3. 时间从斧刃上滑过	073
4. 螳螂黄雀之势	076
5. 暴打苍蝇人	079

目录

CONTENTS

第六章	083
1.野猪王	084
2.救生树下的兽齿	086
3.铺天盖地飞来的鸟儿	089
4.食肉的金刚鹦鹉	092
5.夺回不到一半的食物	095
第七章	099
1.居高临下的精确射击	100
2.在密林铤而走险	102
3.狗头雕！狗头雕！	105
4.甲板上的饕餮大餐	107
5.不对称反击	110
第八章	113
1.森林的胃	114
2.大河中央的餐桌	117
3.男人活着的代价	120
4.大船升起桅杆	123
5.是什么卡住了铁锚	126
第九章	129
1.恐怖的水下世界	130
2.装入木桶的反游猫	132
3.由女人丝袜想到的	135
4.漂在河面上的木风筝	138
5.食人鱼	141
第十章	145
1.继续命中的漂移	146
2.龟缩流	148
3.野人举起一串小鱼	151
4.1.2克以上的钻石	154
5.藏宝地	157

第十一章	161
1.日式地板床	162
2.侏儒筏队密密麻麻的	165
3.放纵过后的忧虑	167
4.在激流中垂钓	170
5.群狼在峰顶嚎叫	173
第十二章	177
1.水里藏着一头大象?	178
2.大鱼吞下一个野人	181
3.在枪口下穿越	184
4.树叶背后的眼睛	187
5.野人和鬼猴同时出现	190
第十三章	193
1.部落战争拉开序幕	194
2.鬼猴的灭顶之灾	196
3.宝箱! 宝箱!	199
4.晝夜夺宝人	202
5.大船上血流成河	205
第十四章	209
1.狙击步枪与小弓箭	210
2.相隔万年的对射	213
3.岩壁上的活靶子	216
4.炮轰野人巢穴	219
5.河面露出巨型背脊	222
第十五章	225
1.冲向森林的快艇	226
2.让探路者当炮灰	229
3.把女人们都藏起来	231
4.峰顶上埋伏两个丫头	234
5.地狱是这样制造的	237
第十六章	241
1.让海盗们龟缩在船舱里	242
2.底牌露出来了	245
3.来吧,请自投罗网	248
4.骑在生死之间那条线上	251
5.对决芦苇荡	254

第十七章	257
1. 飓风刮过峰顶	258
2. 备受惊吓后的哭泣声	261
3. 手心手背都是肉	263
4. 三个赤身裸体的人	266
5. 七个牵魂替身	268
第十八章	273
1. 空中飞来两架阿帕奇	274
2. 新一轮猎杀	277
3. 如果一枪失误……	280
4. 踩着刀刃行进	283
5. 用铁血对付野兽	286
第十九章	289
1. 筛选死亡的筛子	290
2. 替死鬼的微笑	292
3. 海盗在大船上燃起火堆	295
4. 追命的子弹	299
5. 伏在树上的变色龙	302

第一章

HAIMOHAO

- 1.在余悸中打开舱门
- 2.沦为赌注
- 3.抛下两个大抓力锚
- 4.树上那些狐猴
- 5.五百米外就有目标



1.在余悸中打开舱门

大厅的女人们，看到我们三个手握枪支朝舱门走去，都知道要发生什么。“池春，你去睡舱，找一个类似小镜子的东西来，能折射影像就可以。”

池春答应得很快，当即转身跑去下层。能看得出，她在睡舱看到过镜子。

我搬开顶在舱门上的长方形木桌，伊凉和芦雅有些紧张，下意识地做好了射击的姿势。

“不要着急，先摸清出外面的动静再说。”我平静一下她们的心绪。

站在舱门口，更能感觉到大船摇晃得很厉害。雨水仿佛是被响雷和闪电甩下来的，击打在金属舱门的声音格外清晰，丁丁当当敲铁皮鼓似的。

池春找来了一个女人化妆用的小镜子。她可能在睡舱发现后，早自己收藏了起来。拧开舱门的金属铁栓，我一手用钢管儿卡住可以一下被提起的舱门，一手小心翼翼地往上撬，这个过程中，没有听到上次开舱门时外面叽里咕噜的声响。

这时的安静，预示着刚过去那场战斗，成果是喜人的。“池春，你拿小镜子斜靠在门缝下面，利用光的折射，在闪电亮起的瞬间，让我察看舱门外的情况。”

池春这才知道，我不是要莽撞地开启舱门，于是稍稍放松了些，急忙走上楼梯，靠在我脸前，蹲下身子用小镜片探照舱外的情况。暴风雨夹带清凉海水的味道，忽地从门缝里涌进来，把池春蹲在我面前时飘来的女性味道，冲得一千二净。

“不要慌，耐心地等待闪电。”我小声安慰池春，虽然我自己也很担心再次听到甲板上有鬼猴的声音。雨点儿听起来很大，甲板被砸得劈劈啪啪响，仿佛要帮我们冲刷甲板上的血污。

一道亮光闪过，池春手里捏着的小镜片，清晰地映出了外面的情景。五个木抽屉，只剩一个空空地顶在对面的船舷上，其余四个已被拽得不知去向。

可想而知，当我和伊凉用重机枪和冲锋枪一阵狂风暴雨般地扫射之后，承受着惊惶、疲惫、伤痛和饥饿轮番折磨的鬼猴们，一见我们用木抽屉捅出去的食物，马上便被食物飘出的血腥味吸引过去了，而且，一定争抢得很厉害。于是人类伪善的智慧战胜了它们终未完成进化的智商，野性与蛮力就这样败下阵来。

“池春，你去大厅看能否找到一个“Y”型木棍，这样可以把小镜片固定在顶端探出去。”池春还没有松弛下来，她起身的动作很快，一溜烟往大厅跑去。

工具，它的本质是带给人们便利，加大和延伸人类自身的力量，但人类同时也用它们去挖掘深不见底的欲望。池春去了大厅，很快就举着一根两米长的棍子，回到我的身边。

“你来控制钢管，我来窥测舱门两侧的情况。”池春听了我的话，娇媚的脸上，隐显几丝兴奋。

比起拿着固定小镜子的木棍去探甲板上的情况，池春更乐于去握钢管，毕竟她刚才已经尝试过一次，对那样的操作，她目前最轻车熟路。

顶端固定着小镜片的棍子有些长，我用军靴一脚在中间蹬断。因为这种窥探，必须隐蔽进行，不能以为越长越安全，实际上伸得越长，越容易捅出危险。折断后的偷窥小工具，拿在手里就像一个小铲子，但对我来讲很合适。我慢慢地靠近舱门，将小镜片在黑暗的雨水中向外捅出去。

那一刻，我的心尖儿也拧到一起。假使在运送镜片的瞬间，漆黑的天空正好划出一道耀眼的闪电，棍头小镜片的移动，会一下暴露我的企图。若还有活着的鬼猴，又会呼啦一下跳跃过来。

我尽量慢慢地向前递送，使镜片如滑出去捕捉猎物的毒蛇，谨慎再谨慎。送到合适的距离，我将镜片向右倾斜，然后等待耀眼的闪电送来刺破黑暗的光芒。砸在甲板上的雨点顷刻破碎，溅到我的手腕上，凉冰冰的，那种感觉让我心有余悸，不由得怀疑是躲在暗处的鬼猴吹射来的毒刺。

“咔嚓！”一道电光闪过，照亮了甲板，也照亮了我贴在舱门下那双眼

睛的视线。我看见右侧的甲板上横着两个木抽屉，四周躺满了毛茸茸、黑呼呼的物体。凭着我经验，我知道鬼猴绝不是疲惫了，正躺在那儿睡觉，而是死翘翘，都他妈完蛋了——毒杀效果完美无瑕！

我再小心地将镜片翻转过来，面向左甲板，等待下一道闪电。“它们吃光食物了吗？”芦雅这个好奇的小丫头，居然在这么紧张的时刻，没轻没重地问道。

“嘘……”我立刻警告她不要出声。她意识到自己太心急了，但还是荒唐的又“哦”了一声。我不敢再提醒她。

最后等待的这道闪电，迟迟没有劈下来，我只能拧着身子，苦苦忍着，等待着，期盼上帝再慷慨地眨一下眼睛。

“好了，池春，你再坚持一会。”说完，我跑去大厅，从那个靠墙的木箱里抓出两颗闪光雷。我想在上甲板之前，给大家多贴两张护身符。万一有鬼猴装死，或者没死利索，用刺目的闪光雷准能测出究竟。这么多年来，我最忌讳勘察战场，因为你站在尸体纵横的地面上，等于把自己彻底暴露给了假装死去的敌人。一个战士如果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吃这种亏，是最冤枉最窝囊的事情。

最需要提防的，还是鬼猴的那种带毒的木刺，它就像捕猎的眼镜蛇，无需用牙齿咬死猎物，只需将毒液注射进攻击目标的肉体，就大功告成了。这种毒木刺，现在不论射我们中谁的身上，我都无法接受。

“池春，用力，再往上挺起一些，我要往外抛雷了。”池春点点头，拼尽全力把舱门抬高二十公分。我侧躺在楼梯口，如钻到抛锚汽车下面修理机箱的司机。憋足一口气，把两个闪光雷，向左扔一颗，向右扔一颗。

直视的光线，并未刺激到我和身边的女人。我尽量把拉掉铜环的闪光雷抛得更远一些，抛进横七竖八倒卧着的鬼猴堆里。

两颗闪光雷响过之后，甲板上还是静悄悄的，没什么动静。我深深吐出胸口的一团闷气，又回到大厅取来两颗，按照刚才抛雷的办法，分别往两个方向再轰炸了一下。雨声虽然很大，但依然没听到半声嚎叫，这才让我彻底放了心。

猛地站起身，我用宽大的手掌将池春往后推开一步，舱门嘎吱一声，被我力拔山河般地举了上去。

接过芦雅递上来的两把冲锋枪，我当尖兵，带领着两个小丫头朝甲板上走去。池春拿来了一只手电筒，跟在我们身边。但也许仍有些惊慌，她打出的电光，很难与我们的枪口保持在同一个方向。

2. 沦为赌注

那些鬼猴都断了气，密密麻麻地横卧在潮湿冰冷的甲板上，尸身中端异常鼓胀，像水沟里淹死几日的大老鼠。

“池春，叫舱里的女人都出来，告诉她们，每人在大厅捡一根木棍，将死鬼猴尽快捅到海里去，以免有几只抗药性强的先苏醒过来。”

暴雨如愤怒的恶魔，用无形的魔爪撼动着大船。走上甲板的女人们，像喝醉的曲棍球手，随着船身东倒西歪。“大家控制好重心，不要掉进海中，不要用手接触鬼猴尸体。”我大声呼喊。稍稍张开的嘴巴，顿时浇灌进冰凉的雨水。芦雅和伊凉将枪械甩向后背，接过多余的棍条，也跟着大家一起清理甲板。

我拿到的棍条最粗最长，我先将几只鬼猴的尸体堆积在一起，像推雪人那样往甲板边缘推。池春的手电，不停地向四处照射，使大家借着瞬间闪过的光线，凭记忆完成手上的动作。

这会儿的闪电，像接触不良的闪光灯，大大配合了我们。“我觉得呼吸困难。”芦雅的声音夹在嘶吼的暴风雨里，显得格外细弱。她和伊凉的长发，已经淋得紧贴在脸颊和肩头。“弯下腰，左右甩头，深呼吸一次，再憋住气，捅几下鬼猴。不要太靠近船舷，当心大船倾斜。”我为芦雅和伊凉着急，喊话时没有注意，嗓子呛进了雨水，犹如猛灌一碗辣椒油般疼痛。

鬼猴躺在甲板上的尸体，之前像一盘布满子的围棋，经过我们半小时的努力，现在如一盘象棋的残局。“大家都进舱里去，余下的由我来清理。”嗓子的痛楚使我不敢再站直了喊话，只能用手护着嘴巴冲大家嚷。听到我喊话的女人们，急忙丢下木棍，用胳膊护住头部，半蹲着向舱里奔去。



“咔嚓……隆隆隆……”又是一道电闪雷鸣，照亮了整个甲板。冲向舱门的女人们犹如刚从游泳池惊吓出来。“伊凉，你还等什么，快回舱里去！”

十六岁的小丫头，我的未婚妻，好似没听到我的喊话，仍然固执地握着木棍，等待下一道闪电劈一下，以便清除残留的鬼猴。我知道她不愿让我一个人留在甲板上。“你要乖，别让我担心，我完全能一个人处理，快进去和芦雅在一起。”

见我喊得急切，伊凉不敢迟疑，丢下手里的木棍趑趄着往舱门跑。在她手扶到门框时，还是回头不放心地望了我一眼。“快进去！”我终于发出一声怒吼，吓得这个丫头再也不敢磨蹭了。

因为，我已经感觉到，整艘大船正伴着起伏的海浪开始移动，甲板的倾斜度，不时超过四五十度角。一般女人的手臂过于柔软，可以揽住男人结实的身躯，却不能像男人那样在掉进大海的一瞬间死死抓住船舷护栏。

大船此时的移动，显然隐伏巨大的危险。舱里已没有了食物，船尾又没起锚，比起当初逃亡时乘坐的小橡皮筏，现在踩在大船的甲板上，从客观讲没有什么优势。我的胳膊再粗壮，也提不起船尾千斤重的铁锚。

铁锚只有在离船舶有一定距离，和船处于斜拉状态时，才能产生足够固定船舶的拉力。所以船舶航行时，启动锚机，收紧锚链，船舶向铁锚所在的位置移动，当锚链接近垂直时，铁锚才能被收起来。

把伊凉赶进船舱后，我顾不上甲板上还有多少死鬼猴，也拔腿往船舱里冲。现在我要做的是，防止锚钩挂到水底的岩石上锁住大船。万一起锚的时候出现故障，大船无疑将成为一座漂浮的岛屿。握住锚机把手的时候，我自己的心脏仿佛被挂在了锚钩上，提起的过程中，生怕它卡进海底的暗礁深处，

整条船虽然摇晃得厉害，但我依然清楚地感觉到，锚头在垂直上升，没有发生碰触的异常。顺利起锚后，在大厅搬起一张小桌，我又冲回到甲板上。

这时的大船，借助闪电能看清已经离开荒岛近千米。我把一张小木桌子举起来，抛向漆黑的大海，雨水打在我赤裸的肩头上，刚见愈合的伤口，略有些不适。

又是一道闪电，如中华图腾里的蛟龙破天，飞腾在黑夜上空，雨水更激烈地倾倒下来。卷进海中的木桌，如被抛弃的玩具，被巨浪蹂躏着向西南方向漂。看到这一幕，我顿生惊恐，心里如同压着一个高温熨斗。作为一个大男人，面对如此暴躁的大自然，此刻我是无能为力的。甲板倾斜的幅度越来越大，我也不得不回到舱里，等待命运轮盘的指针定格。

“我们可以回家了吗？”芦雅睁着兴奋的大眼睛，透过额前湿漉漉的发绺望着我，等待我的回答。这个孩子压根不懂大海行船，话语里充满天真，她以为起锚后的大船，必定向小镇家的方向漂去，就像出海的老渔翁带在身边的懵懂小孙女，到了傍晚就要打听是否回家。

池春脸上并没有喜色，她虽然不知道此时的大船在向哪里漂流，但至少她明白一点，我们现在没有食物，也不知航向。我本想等暴风雨过后，可以再次登岛，用船上的板斧砍一些笔直的木头，做几根简易的桅杆。即使不能乘风破浪，至少可以控制航速和方向，然后小心翼翼地驶进岛屿另一面，暂时躲藏起来。只有待到基本熟悉了大船构造，掌握了它的操作方法，才能趁某个黑夜，永远离开这座荒岛，永远离开那些恐怖的鬼猴。

可现在，上帝好像还没有惩罚够我们，还要让我们继续遭受磨难。

大船摇晃得越来越厉害。这种无助和等待，比我们在小橡皮筏上遭遇暴雨时还要让人感到绝望。芦雅和伊凉，都吓得靠拢在我身边。池春回到睡舱去照顾她的婴儿了。其余的女人，还在原来蹲过的角落里蹲着。

女人们害怕的是外面的风雨，我害怕大船漂向深海。假如撞上暗礁，这样的天气，大海可以吞噬一切，无论是落水后想活命的人，还是小小的橡皮筏。

眼前的现实，对我来说，只能等待，只能祈求苍天开眼，这比在树林里奔跑着躲避鬼猴还让人难熬。



3.抛下两个大抓力锚

“你们两个去睡舱休息，等到明天，就可以到甲板上来玩了。”为了让伊凉和芦雅做个好梦，度过一个不知明天吉凶的黑夜，我安慰她们说。

“你不休息吗？”伊凉俊俏的小嘴儿微微动了一下，欲言又止。我赶着她们说：“不累，我要想想钓海鱼的方法，明天教给你们。”

芦雅倦得有些迷离的眼睛，立刻又睁大了：“嗯嗯，一定要想好，必须比鳊鱼钓得还多。”她的开心和天真，令我的心里更苦。这两个无辜的孩子，还有船上那三十多个无辜的女人，她们并不知道，上帝又玩起了单发左轮枪射头的游戏。

伊凉看出了我脸上暗藏的忧色，果断地拉起芦雅手，朝睡舱走去。大厅一角，满脸忧虑的女人们紧紧地靠在一起，在摇晃的地板上渐渐进入梦乡。

过了两个小时，我再次打开舱门，向甲板中央走去。黑色的海风携带着冰冷的雨水，敲打在我的胸膛和脊背上。借着姗姗来迟的闪电，我看见岛屿的影子早已消失，出现在眼前的，是一片黑乎乎的森林。

在大泥淖伏击匪徒时，我曾躲在一棵高高的大树上，观察过鬼猴们出没的密林。自打离开斯诺号后，我们就失去了纬度，直到现在，也只是知道我们正置身在赤道南端，印度洋中心的南端。

地球的表面，存在着许多反常现象，可一旦被人类探知，又变得平淡无奇。这一带的气候，存在着大量的暖气团，科学家们很难从纬度上做出解释。

当初站在荒岛的谷顶，我误以为这是一片连接大陆的森林。可现在，我彻底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大船已经彻底绕到了它的后方，我发现它同样被茫茫大海包围着。也就是说，大船漂来漂去，始终没有漂离这座岛屿。

一条怕有八百米宽的河流，正从地势凸起的海底陆架上翻腾着冲击下来。它的导流，使我们的大船像漂浮在水道里的一块塑料泡沫，沿着水下

的漩涡，不断斜横着身子，逐渐向充满神秘的雨林中央靠拢进去。

只相信子弹和匕首的我，此时独自站在晃荡的甲板上，心里不由得怀疑：这难道是鬼猴部落里的巫师在利用邪恶力量，将大船吸附到死亡的中央？

“上帝啊，你为何侧过脸去，不肯给我们一条回家的路？”清冷的雨水中，我的面颊不知何时流下了两行眼泪。我用尽全力固守着好不容易找回的灵魂，呵护着天真的女孩和善良的女人们，却换来命运的一次又一次戏弄。

大船斜横着身子，河流的漩涡有如狞笑的鬼脸，仿佛水底下有一只巨手正伸向我们一条条不肯放弃的生命，不断把我们的船推向令人望而生畏的原始雨林深处。脚下深深的河床，在我看来是一条通往地狱的道路。

要是大船还漂流在宽广的海面，我肯定会回到舱内，无论是生是死，在这一夜，我都要睡它个死去活来，不问明天会漂向哪里。假使接下来的日子雨过天晴，大船还靠着岛岸，我就下船去伐木和狩猎，带着船上的女人继续重返伊甸园的岁月。退一万步讲，即使大船远离了海岸，我们还可以靠捕捉海鱼生存下去，碰一碰归途的运气。然而，眼下这种失控的漂流，竟是向鬼猴的部落靠近！

出现这种情况，我是不能再离开甲板的，必须时刻关注未来发生的变化，一旦出现可能或者合适的机会，我必须及时控制住这艘随时要人命的大船。

暴风雨中，海浪的呼啸声已淡去。漆黑的哗哗啦啦的河水，跳跃着朝大海奔涌。这种声音，没能给我带来山洞前小瀑布落入潭水时的亲切，但同时，印象中对大泥淖附近那条湍急溪流的惊慌，却被放大了百倍。

船底的河水在暴风雨中翻腾，声响越来越激烈，再不控制住大船，极有可能撞到水底的石架。就像被水淹没的楼梯，随着小船的靠拢，我明显感到吃水线越来越浅，船底蹭到梯沿的那一刻迟早会出现。

不能再犹豫了，必须果断抛锚！而且是在船头和船尾同时抛下大抓力锚。哪怕是困在河流中央，至少还有机会寻求解决方案。如果没头没脑地闯进鬼猴部落或它们的禁区，当它们再次向甲板扑过来，轮到我们死亡是毫无悬念的。

宽泛的河面两侧，开始出现被河水冲倒的大树。我想这一段水域下面应该有许多巨石和横木，而大抓力锚最吃紧的正是这些东西。于是，不容迟

疑，我马上跑向舱门。由于太过着急，在接近舱门时，不幸踩上一块未被雨冲下甲板的鬼猴尸块，突然失去重心，额头结实地磕在舱门的钢板上。

当时在冷冷的雨水中，没感觉额头的疼痛，完全放下船头和船尾的锚头之后，听到船身发出“哐当”一声巨响，我的心才彻底放了下来。

船尾或船头，肯定有一只大抓力锚钩到了河底的横木或巨石。双脚的震动感一消失，我又急忙跑上甲板去看个究竟。这下总算可以缓口气了。

大船被粗大的锚链拉住之后，摆脱了漩涡翻涌起来的不规则的作用力，开始条顺在河流中央，像个久久拉不走也打不沉的巨大鱼漂。

锚头啃住河底异物那瞬间产生的晃动，惊扰了舱里的每一个女人。“啊！我们到家了吗？”芦雅揉着惺忪的睡眼，一手扶着舱门，出现在我身后。

这个小丫头，看到四周出现这么多树木，以为一夜之间大船回到了柬埔寨。“嗯，就快到了，你赶紧回睡舱去，和伊凉呆在一起。”

我说这话的时候，伊凉就站在芦雅身后。两个小丫头里，只有伊凉最容易识别出我话语里的含意。

这会儿，应该到了晨曦出现的时刻，繁殖密雨的阴云仍厚厚地笼罩在放眼无边的天空中。我额头的疼痛开始变得强烈起来，身体的疲惫又令我大脑晕眩，如同站在梦的边缘，我知道我随时会跌进梦的深谷。总算制止了预感到的灾难，对那些未知的危险，暂且在我狠狠地睡上一觉之后，再从长计议。

我刚在睡舱小板床上放倒僵冷的身躯，池春就抱着小药箱跑到我身前。“伊凉说你的额头在流血，不要动，快给我看看。”池春一边说着，一边扭转过身子，翻动箱内的药品。那拱在我面前的优美身躯，给人无尽的美感和遐想。

4. 树上那些狐猴

随着大船一声震动，我从昏沉的睡梦中猛醒。暴雨击打船身的啪嗒声已经听不到了，晃动的睡舱恢复到宁静的状态。芦雅不知道从何处翻出来一个